

今年「青年節」，徐主教致公教青年一封以「不可或缺的合作」為題的牧函。我看了又看，覺得雖說是寫給今日青年，但昨日青年也不可不看；因為今日青年的周圍有昨日青年，昨日青年的周圍有今日青年。

函內涉及或指出的，如髮型之微以至更新社會，無所不包，豐富平實。主教自己說寫這封牧函的用意：一是告訴大家，教會對青年怎樣看待，二是在基督化生活的實踐方面，向青年提供若干指南。最後以願望青年合作作結。

這裏要談的不是全文而是當中這麼一段：

「跟從基督，有一個先決條件，就是認識基督，認識的程度，必須不斷進步，不能停留在中學畢業聖經科會考的階段！所以我

要求所有公教團體以研討基督和教會的訓導為經常活動，在我們培育過程中，這種研討是不能缺少的，猶如祈禱和聖事的不可缺。到福音書中去會晤基督，跟着祂走，聽祂對我們講話！那個人拿起聖經，得不到溫故知新的收穫？」

讀了上面一段話，我覺得放乎四海而皆準。因為每個人、每件事都不可能完全孤立的，想單為某人某事去立論很難。只有基督的話兼收並蓄；聽祂的話，一切自可迎刃而解。專家可醫頭的未必能醫腳，能醫腳的未必能醫頭，基督聖經却能醫萬有。

為了奉行主教的號召，我看最少有兩點值得提出的：

一是聖經協會應該儘快普遍成立及推廣。思

高聖經學會陳維統神父最近籌組了聖經協會（見公教報），本着「願人人同享基督救恩」的宗旨，從事研習及傳播福音的工作。足見徐主教是邊說邊做，說了就做，坐言起行，切實領導及倡導的。所以，這樣的聖經協會應儘快成立，越普遍越好。有了基督思想，自然產生正確的行為，沒有行為的思想是空的，沒有思想的行為只是得此失彼的本能。

一是公教團體應該成為基督化生活實踐的表證。徐主教在函首說：「近代工技的成就，叫我們偏向有恃無恐的物質世界，而人類之間不能實現公義，叫他們對社會的經濟組織失去信心。」又說：「他們要求發言機會，要求在自己的生活上，多獲一點支配權。我認為要把

讀徐主教青年節牧函後

周任之

青年納入社會生活中，希望他們產生真正歸屬感，必須讓他們參加會商、分担工作、負起責任。像這一段的教訓，今日青年如此，昨日青年也一樣適用。主教給我們的是基督化生活「實踐」的指南，不僅是「研討」的指南。因為只有伴以實踐的研討，纔能使基督和教會的教訓變成行為，才不流為「只說不做」的經師。「法律上最重要的公義、仁愛與信義」（瑪：二十三章），應該自我們公教團體如學校、醫院等等做起。團體的鹽比個人的多，團體的光比個人的亮。

總之，主教牧函，確是言金玉，字字珠璣。最後還是以主教在函中的指示作結：我們「必須成為成熟的公教徒，通達教理，勇於實踐。」

讀徐誠斌主教青年節牧函後感

——羊雨——

徐誠斌主教於本年青年主日（七月廿三日）發表一封名為「不可或缺的合作」的牧函給本港各教青年，首先他以「時代的徵候」說明現代青年的概況。的確，處身於今日動盪劇變的世界中，每樣東西的價值是有被重新估計的必要。在質疑或重新解釋之下，新的概念脫穎而出，而青年人的敏感性強度很大，故每每能洞悉世界的平等，不公義的事實，由此而引起強烈的動力，用以改進社會，革新及發展世界。

至於函中主教提及「工程的成全，而我們世界」人却拚命逃避救贖，這並非「青年人是富於理想，精力充沛，且要求行動，故他們認為年長一輩所領導的世界，進步太慢了」時，心中不期然起了一個疑問：難道青年人的這點感受，不也是一般人所感受的麼？難道年長者敢否認自己那苛求及不肯前進的毛病麼？

其實，世界是需要革新的，今日領導的年長者，昔日亦曾年輕過，亦會抱過革新社會的熱情，當他們踏上了現行制度下的領導班子時，便馬上對這個制度妥協，而不敢面對現實，只以為保存現有制度便足夠了。當領導階層缺乏了自覺的批判性時，因循苟且，便會產生腐敗的現象。

況且，我們既身為天主的子女，生活在現世上，便應該藉著基督的聖寵，聖神的恩賜來改善社會的生活。天主經中的一句「爾國臨格」，是希望天國能降臨到世界上，很多人以為天國的降臨只是在世界末日，因此他們害怕天國的來臨。但是這想法並非相反了基督的意願，因基督的降臨是救贖

工程的全成，而我們世界亦會在不知不覺地利用他們的特權，去協助既定制度，去進行醜惡行為。

雖然，我們的教會是在旅途中的教會，那便得接受其醜惡的一面，但接受儘管接受，在接受的態度及精神，而不是要我們與醜惡的現實妥協。不過，很多青年人的批評，會招致教會的大忌，而不少教會人士為掩飾自己的過失而置青年的批評於不顧，且缺乏自我反省的態度，很多時更反將提出批評的青年人扣上有色帽子的。這態度實在是要不得的，青年人雖較著重理想，正義感較強，他們渴望參與政治活動，及求獲得自己，機會均等和歸屬感等，但這些却不單只是青年人的理想，而且還是全人類理想，這些要求，並不只為填補青年人生命中的空隙。

我們明白，理想與現實是有距離的，但這並不表示要將理想降低來遷就現實的環境，所以青年人不願意輕易地接受上一代人的信念和安全感。因此對學校、街坊組織、教會和政府

等有所批評，是因為他們覺得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距離太大，故此感到沮喪，也感到憤懣。但是不要忘記他們是希望能夠將理想與現實相結合，是為聖化世界，迎接天國降臨地上而努力，使大地充滿了如經上所說的正義，真理，平等，友愛與和平。

徐主教對成年人的「發財第一、莫管閒事」的人生哲學感到痛心，我們得接受錯誤，亦得承擔錯誤，從而肩負改善的責任，而這個責任，是全人類所遺下的，亦應由全人類去承擔；而參與這救贖工程的，不單是青年們，亦應包括全人類，藉聖神的光照下，才能達致成功。我們要求成年人能反躬自問，要將自己從既定制度形式之下解放出來，設身易地而處，從內心自行反省自己的錯誤，並得接受別人的善意批評，而能做到遷善改過。而青年亦應心平氣和，為參與全人類的救贖工程而努力，因此徐主教牧函中所強調的主題是「合作」，是有相當中肯的見解。所謂合作，不等於互相利用，亦不等於妥協，合作是基於互相了解，撤除自己的藩籬，而能衷心合作，如函末所云：「青年人與上代的人，既能同一社會內生活，既然在多方面禍福與共，息息相關；那麼，就應該彼此信任，攜手合作。爭取對方，對誰都有益處。青年人提出質疑，反抗，對年長的幫助，也可能是一種需要的一種幫助。年輕的，如果對上代的人就事論事，有好說好，遇事所知不多，便應心求教，這樣做，就更能叫人信服，說話做事也更有力量。身為上一代的一員，我知道我們少不了青年的合作。」